

莆陽文獻

二

莆陽文獻卷之十

序

送憲史林晦叔之廣東序 吳源

昔周官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三曰儒以道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所謂儒與吏皆指其人而言然儒之得民以道而吏之得民以治判焉不可合而一之也漢史謂董仲舒公孫弘倪寬皆儒者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既皆謂之儒則周官所謂以道得民者也而通務習文法則又兼吏治矣豈漢之儒賢於周之儒歟抑漢所謂儒者竟以經術潤飾吏事

莆陽文獻卷十

而已至於以道得民猶不能無愧也然自此論一出而儒與吏混然無別道與治亦兩失之則後世不復見成周之盛者豈無其故哉楊子曰儒者在朝則美政在位則美俗卒于調一然後謂之大儒之效嗚呼儒之以道得民固如此視以經術潤飾吏事遂使儒效卒不自於天下而吏治亦不及周漢遠甚此吾於林晦叔氏之為廣東憲史不能無多望也晦叔平日儒乎道而已儒乎經術而已今為憲史則贊佐長官提綱挈維表裏華汚以清一道雖事務之殷文牘之煩亦可以道揆之乎若果有所牽制不能皆如其志

則亦可以文法世務裁之而一傳之以經術否乎辨美政美俗調一天下未敢遽責之以大儒之事然道者立治之本而經亦所以載是道也本之以道推之以經術其於美政美俗調一天下亦何所不可乎廣東與閩接壤其賢否固易知也憲繩庶府稍可以行志史贊佐長官行事稍可以行吾所學晦叔勉之所試將有大於是者毋徒曰平日惟知事訓詰業文詞而已他非所能也予與晦叔親且故故於其行偕以規

壺山文會彙序

陳觀

莆陽文獻卷十

己未冬既望觀於友人楊君原吉家見一舊編遺墨剝落蠹食者過半過壺山文會彙也披閱久之不覺愴然追念是會始於至正丁未終於洪武庚戌雖兵戈易代猶十有九會所賦詩文迨二百餘首今閱是彙僅得八十首會之友二十二人僅存者十有三人耳會蓮峯日揮石壁以紀一時之勝會壺江日隔簾疎雨五侯山之趣慨不可得矣雖然死生聚散人所不能無士君子則有不死不散者存焉若劉性存之令南海也邑民道之即淚宋貴誠之倅福唐也稱爲體佛君子又若方時舉之豐才懋學深為閩老宋公

所推郭維貞五七言詩評者謂雜許渾薛能集中無以辯他如博學則李叔英明經則黃性初又如陳維鼎陳必大葉原中皆不失為鄉之善人視昔會中以道德經綸相規之言幸亦無媿矣今我輩後死者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怠則是會將續香山洛濱之微響於千百載之下也又何悲夫遺墨剝落死生聚散者乎繇是裝束成編復綴會之規言申而序之于編首庶乎與我同盟之君子不如此感慨則會雖散而規不墜云十三人者朱德善立伯安吳原善蔡景宸方用晦陳本初楊原吉鄭德孚黃孟仁陳虛中方履

道釋源清及予陳觀也

皆山樵者詩集序

林環

余居家時聞吾閩之長樂有王先生恭者以詩鳴先生時適于樵自號為皆山樵者不欲與世接余以故未及見及來京師獲與長樂人士通籍于朝者交間於篇牘中獲觀先生所作及有人能傳誦其一二者恍若聽張樂於洞庭之野而聞武庫中所藏不覺茫然自失已而嘆曰風雅報響大音不完光嶽氣全英儒間出則如先生者天固將使之鳴國家之盛豈終窮餒其身使自鳴於山顛水涯與樵歌牧謳相倡和

而已哉未樂四年 朝廷方開石渠廣延天下士先生以薦至相見於玉堂之署觀其神清體癯眉目如雪葛巾野服脩飾然如孤鶴振鷺知為風塵表物得造化清氣蓋多也因坐與之談詩其論五七言長歌律絕句則一欲追唐開元天寶大曆諸君子而五言古選則時或祖漢魏六朝諸作者而為之宋元而下不論也余喜曰朝陽之鳴待先生久矣無何果以詩名徹宸聽得拜翰林典籍余益信天之所以昌先生之詩者有在而又信詩之果不能窮人也退直之暇因得先生全集觀之有所謂白雲樵唱草澤狂歌

蒲陽文獻卷十

有所謂鳳臺清嘯凡若干卷其談道理致則天地造化性命道德無不臻其妙其模寫物槩則山川風月蟲魚草木無不極其形容其叙人事則興衰得喪戚愉悲樂無不委曲盡其情高而不浮深而不僻清新而不巧古雅冲淡而有餘味信能合諸家之長而泛濫旁出者也先生間以集微為序余謂詩以道性情者也近世學者多不先以理性情為本而徒區區於筆墨墨運之間至或竊古人之陳言成說而綴拾補綴以為工是以作者愈高而聲愈下也若先生始自放山水之間不以勢利嬰其心其志趣冲淡襟度寬

豁固已默契道妙而又得肆力于學以充平日之所養故能流坎隨寓不碍於物蓋由先生見道明而涵養性情者得其正也是以形之詩一皆渾渾淵淵厚之發不繩削而自合是豈尋常雕章鍊句者所能彷彿於先生之詩不患世無知者第患雖知先生之詩而不能盡窺先生之蘊是亦未知先生也故書其素行之槩于編端庶覽者得有以考其實云

八潁丘龍圖序

前人

曩予家居時樂為山水之遊凡甬之境南有八壺北有九華西有石室天馬雖崖壁巉絕林壑森邃往往

今南陽文獻卷十

五

有子足跡每酒醒歌闌四顧寂寥但見丘壑疊疊漫沒於深榛蔓草間為孤兔所穴樵童牧豎蹣跚其上白楊蕭蕭悲風四來未嘗不為之流涕曰彼其世有才臣志士恒赫當世者一再傳無後至此亦可悲矣既而曰豈其然乎孔子少孤不知其墓問於聊曼父之母而後合葬於防焉知不有世遠人更莫知其所者乎不然則為忍亡其親視其所藏猶荒墟廢址曾不一覲之以至於此其亦不仁甚矣余友文淵鄭氏佳子弟也奉其先無所不用其心一日語子曰吾祖府君之沒吾先人嘗奉其柩於城西八潁之原以葬

於今宰木不勝拱矣吾懼世遠而忘也嘗請善畫者圖之俾吾子若孫有所考而猶懼其慢也更勸吾友言之俾吾子若孫有所警不亦可乎予曰嗟乎人本一而已祖吾親之所出吾子若孫又豈不托吾以出是雖世有遠近顧豈二本哉為酒者不知幾千百年飲者祭之為食者不知幾千百年飯者祭之不忘本也鳥有身之所出而可忘其本哉嗚呼俗之偷久矣先世所遺美田廬人皆知而有之至於先人所藏則莫之顧不亦異矣古者墓而不墳孔子云丘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高四尺蓋識之也

今南陽文獻卷十

六

弗識之前人之罪也識之而弗省之後人之罪也仁矣文淵其夫子之用心也鄭氏之子若孫觀是圖并予言念之尚其繼志前人時焉而修歲焉而祭而不至死亡其先則文淵之心可慰異日倘有如予者過焉庶不為之增慨矣

鄭氏三誥勅序

方熙

古者建德有冊命焉予以示教誠致褒美而慎重之也書之說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是已後世誥勅之作或舉賢而授能或推恩以勸忠其原昉於此矣余觀鄭先生三誥勅而有以知宋之待士也其一則景

祐元年勅進士鄭伯玉授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判官信州軍事也其一則寶慶元年郊祀大禮成贈知肇慶軍事鄭起沃故父鄭興國朝請郎也其一則告從政郎鄭渙也左右丞相掌之尚書侍郎給事中宣奉之審之以參知政事其不輕而重也如此然以朝廷之重如此內外官使無慮千百人豈人人皆冊命焉而於三君子其不輕所授者矣三君子者果何如有以副之觀伯玉任是也後歷節度書記大理司直觀察推官在在有聲為時相韓琦公薦加殿中侍御史動觸權貴有動直聲與國雖晦迹丘園然克生

賢字如起沃者尉會昌空揭陽歷廣東提舉居官清介輟已俸以補軍需移私財以供公用其子如此榮及其父也宜矣渙之令處寧調永興救荒恤民發官倉不持上報金法萬計歷廣東憲使所至常祿之外無餘資請白之聞炳炳也之三君子者皆無負所職其冊命也宜矣此宋之得人而治為近古鄭之有人於簡為聖族豈偶也哉雖然自景祐至今不知其幾總而物之龍章篆刻如故無他有賢子孫也昔房杜為唐相遺不肖子一再傳後蕩盡無餘狄梁公子孫以公誥身十通墓貴顯以獻狄青寧能寶故物如鄭

子孫乎今士若君裝潢而珍襲之可謂不忘祖德而知所寶矣雖使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得而尚之耶

送兵部尚書王公還河州序 柯潛

兵部尚書韓菴王公年方五十二以病乞歸河州疏五上上始賜俞允且謂疾已當優來命下薦紳大夫共惜其志而其中有為國家愛重賢才且知公者惜之尤深海內之士游學於都下者多踵門投詩誦其賢高其節以寫平生傾慕之意至於武夫悍卒庸人亦聞公之去亦皆齋咨涕洟欲挽留之不可得獨險邪佞巧之徒為公所摧抑奄奄側目思欲起而不

能者如喜而相賀曰公去吾屬可無患矣又相與言曰貴公之圖去公誰復我阻我蓋公自少負氣節讀經史以古之光明磊落者自期正統己巳舉進士為戶科給事中輒言事無所顧避風采英英動人庚午土木之變廷臣抗疏論權權姦誤國之罪又擊死徐黨三人公寔倡之既而虜騎薄都城公督兵拒守虜知有備隨遁去尋陞右僉都御史守紫荆居庸二關又督脩關南北三城相山之高峻者為墩臺數處分兵守瞭皆足為經久之計景泰辛未奉命往淮揚總督漕運燕巡撫之任風清弊絕國用足而民不擾淮徐

之間嘗連歲水災且大疫公大發官廩及歛富人所輸之粟厚賑恤之又爲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擇良醫四十輩屬以視藥食令無失所活垂死之民餘二百萬其死而有子孫來告者子棺暴骨於野者使在處隨收瘞之時朝廷聞民飢餓遣使助公理荒政至則公已經營綏輯而民皆得所矣使還奏公之績乞賜褒崇公且馳疏自劾不能恤民患又言謹天戒當以進君子退小人爲先還朝上念其功陞爲左副都御史仍准淮楊上疏陳致治保邦十二事其言多諷權貴人上嘉納之天順初元權貴人陰中其

事罷歸里居無對色悉謝絕賓友閉門讀書時出展

先隴不復他往辛巳秋虜寇入莊浪起公仍舊職叅贊軍務寇平復奉命理漕運公至徐百姓扶老携幼迎候水次歡聲徹遠邇比就館衆擁入羅拜歌呼連三日乃止至淮亦然而漕運之政久廢於是復經理如初去年以廷論擢公爲尚書公收用才良擯棄姦佞思脩舉廢墜以佐聖天子興太平之治而早夜究心屢至忘寢食及以病在告猶懇懇然以邊事未寧爲念此其忠義剴切自始仕迄今未嘗一日怠于懷所謂類蒿位而不能壓者故其去也君子以爲憂

而小人以爲幸也然公有恩於民有功於國家天報之以福蓋未艾而勿藥之喜將不旋踵見矣公當促駕而來使憂者以樂幸者銷沮其心而與傑士戮力國事以畢懷忠抱義之志願然後退而休焉以收知止不辱之完名此予與天下士之所共望也因書以爲送行序

送陳伯陽分教黃岡序

陳俊見本傳

伯陽先君郡推公與予先主事府君遊學同時契分親密子與伯陽實有世講之好向時伯陽齒壯氣豪進取甚銳視其志若天下事不屑爲者然論議講明

思索取舍恒小心異入不極不止而執禮畢退又過之以予有一日之長繆相推從授經顧子強顏豈能

益伯陽而因之起予者抑多矣子意伯陽不久當偕出出則名四方旣而子舉進士遊宦兩京聞伯陽方負病坎壈屢厄場屋不得少自見於世未嘗不爲之慨然也今年夏伯陽膺貢來京得會于官舍子視其謹密猶在泮時而清削骨立有加焉伯陽於是亦自計無意天下事矣乃援例願就文學官遂有黃岡司訓之拜子既勉留之不可則又徐嘆曰昔人有言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仕亦觀所以立之而已況予二人

者將夙夜不辱先人不辱有道是務豈拘拘位序崇卑間乎伯陽之見是也予蒙恩擢任少司徒且二年比者中原赤地千里民力卒殫寢食爲之不遑然竟未臻來效其爲尸素何啻背芒而伯陽從數十諸生誦詩讀書修明禮義祿入雖薄足與勞等吾心安而道得焉視予之負重無措其爲得夫多寡何如耶予又聞齊安之郡二程生焉王蘇諸君子亦嘗居之其流風餘烈邦人所慕但世遠教弛無從而振發之耳伯陽之往誠先示之以二程之教以立其本繼以王蘇之學以暢其文豈無一二豪傑之士由之而興以濟國家之用者乎此其爲功又不但勸一職立一事而已也若然豈徒郡推公有後而予亦與有榮矣第恐伯陽繼有異擢又不能不蹈予之愧也因其行序以道意

送嚴宗源之湖廣序

彭韶

成化庚子春三月廣東按察使同邑嚴公宗源陞湖廣右布政使其左肝江何廷秀也予與公舊同舍廷秀嘗偕同寅學博行高政事精密當有世道之責將來任重不可辭焉予近馳書問勦止且厚自愛廷秀復曰不有箴言而加褒獎非所望於知己且時又非

蒲陽文獻卷十

二

吾責吾焉敢及嗟乎人之賢者責必備况處表臣之極人之望何如哉世道輕重終必係之何可問吾於彼預與否也姑納汗濁而量不可以不洪鎮定震撼而志不可以先擾動協文武介不立異正處權近和不苟同內不愧于妻子果一視而不持身不恤於得喪雖顛死而不悔虛懷聽納不以聰察爲明錄人棄瑕不以已長格物人也副之以識治之才而善應變焉是固萬夫之望矣一旦登庸廟堂善類增昌氣道揚休德彌縫衍遠至治茂功斯可仰以彌成而世道有攸賴焉以時望之賢將來之責焉可不自重公與廷秀同年也同官也又同道也自愛自重焉可以不同尚宜修所以遠且大者於已以俟焉鄙無似兩辱知愛是以因公而及廷秀又因廷秀而望公也昔歲公提學湖湘而正憲嶺南政化之及於人也深茲焉進秩重臨仕途一奇偶也僚友之間縉紳之士皆賦詩爲贈夸喜惜晉蓋無有之予又以其私願爲之序焉不及頌美者戒褒獎也

蒲陽文獻卷十

三

西疇常言後序

前人

刑部侍郎肝江何廷秀遺詔帙書曰此常言九篇乃喬新九世祖西疇老人直閣文定公所著也昔嘗刊

行至于今無傳焉近日方求得之惟何氏實寶為大訓以世守茲將續刻以示于家鄉鏡川楊學士先生已序其端頗有以識於後於是反覆閱其所謂九篇者知其所以行為學即所學為言故以自名歟如言講學之先致察於常行言律已也戒矜名而畏譏放恕以應世不欲掩人所不及議擬以明道而欲開人以自新張嚴之聲行寬之實察失而後立防其流官密矣立政造事圖惟又遠不在樞方俱試其原治確矣評古而悲近代之苛政用人而慨上下不相值至於正弊又拳拳於風俗之侈且耗氣象惻惻議論簡

莆陽文獻卷十

十三

篤要皆退步近裡之言而有已試獨得之驗與世之揣摩好異放言高論者不侔信乎其為恒言也以此從事充然輝光則退者乃所以為進近者乃所以致遠恒言之功不亦大乎若講學篇稱水道曲折立岸者見而操舟者迷于履其境不勝懼焉三復而不能已然則斯書也豈獨一家一鄉之言哉

贈亞參方公廷臣考績歸江西序

前人

天下之事成於群賢者易成於獨賢者難此事勢之必然攷諸古今可知矣蓋官職之法有正長之有佐

貳之正誠獨賢乎則庶務之分理吾不可以代行佐或獨賢乎彼偃然肆於吾上者吾安得而制之徒淪胥以敗而已故必同心一德彼此交孚然後可以處事而圖成也漢唐之後在宋號稱多士而莫多於慶曆之間當時諸監司未暇攷見然政本之地則群賢畢集歐陽脩之言可稽也脩之言曰杜衍為人清慎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雖為性不同而皆歸於盡忠二公俱具瞻如此而章晏又皆同事故仁宗世邊將無功吏治不能庶幾三代之風焉我國家治平百年人才雲興臺省家聚俱在元聞獨表

莆陽文獻卷十

十四

臣各守分局無能盡接其人然意其猶吾見聞而亦未果也往歲使江右獲拜藩司二三公然後信群賢之多也蓋方伯吾邑翁公明銳曠達風韻近仲淹天台林公嚴厲端毅氣象類杜衍亞參淳安方公老成樸茂實周旋之不剛以和林之毅不柔以濟翁之達而皆無逆於心得不既賢耶惜乎其他諸公多不復遇然三卿為主亦可謂眾矣雖然所貴於范者以其有不和之節所見各異而不苟同也使皆苟同則於賢何取乎今二公旬宣之政未必皆可亦未必皆不可公力為贊畫毋不可其可而可其所不可則何敗

事之有執況江湖千里連歲荒歉外寧內憂之虞
者不能安寢公其爲我謝二公幸先事而圖萬全之
策也公以六載書最歸江石諸大夫請言爲贈某不
敢辭

贈司訓鄭瑞澄之分水序 前人

國家圖惟治源崇重教事郡縣學置教授教諭又置
訓導二之訓導於學政凡鞭朴之威鼓谷之數皆不
得與其職爲至清教誨生凡九載黜陟視中式一人
或否其務爲至約學諭在一命之外而訓導出其左
月食廩三釜加二馬其祿爲至薄職之清疑於冷落

清陽文獻卷十

十五

志者弗屑也事之約疑於屈已才者弗安也祿之薄
疑於簡賢通者弗利也由是上之人不暇擇才而處
之其失之也泛下之人恒自處以不足爲其失之也
輕豈設官崇重之初意哉君子蓋交病之夫事非人
不立人非教不成而教之又在乎師儒所謂師道立
則善人多善人多則天下治是也其所寄如此泛
且輕耶考亭之學今爲國是教者學者皆不能外也
分年治諸經子史時務之法則貢舉私議詳矣大學
明體適用之方則集註或問與舊問答備矣門戶分
明條法具在世之爲師者誠無先以彼三者橫於胃

中而日從事於此爲諸生率使上不戾科貢之規下
不失爲己之意則學有實得材有實用而人才其庶
乎師而能然則卑而不可踰惡乎冷約而施之博惡
乎屈身立而道充又奚擇區區之祿入哉分水司訓
鄭君瑞澄始以貢入成均假手友人周梁石所著將
期月不返還於舉業之文乃與梁石考校文公語類
至日夜不休梁石聞人也慎許可而獨於瑞澄不置
其殆知師道之重而不自處以不足者歟於其行也
梁石偕諸知己咸賦詩贈之

贈何憲副之閩序

前人

清陽文獻卷十

十六

成化戊子春家宰李公莅政之初謀士於少宰崔公
尹公知秋官郎中許江何君廷秀之賢屢薦于朝
遷副閩臬士大夫相知者皆賦詩爲別退詔序其後
人率詩之意以爲如廷秀者一時不數人奈何別去
即別去繼自今麗澤之益將日以踈德器誰與成就
疑義何所剖析而吏治之間杆格舛漏者如蚩毛又
何所容而弛張乎故既喜其擢用而又期其速來自
人情不能已者而詔於斯情又實兼之獨能已於言
耶廷秀生相門而文行之懿卓絕流輩夫人能道之
詔何敢贅况辱在僚友有切磋之義焉使詞墨耳亦

非廷秀所樂聞也請得更端可乎竊惟知已難酬知
尤難前輩諸名公以意氣詩人每多失之誠以始馬
期之太重終之其人或不能勉副故也此非知已之
罪乃不能酬知之罪耳今自冢宰而下至士大夫之
論皆曰何廷秀云不可謂不知已也使萬有一之不
酬吾恐其有所懲創則好賢之心由是而怠士君子
之公論亦無所執持矣夫由我而怠好賢起惑志君
子以爲何如哉揆衆人之知廷秀必謂弘大剛毅勝
重遠到無事則虛懷始納足爲善類之依歸有事緩
急則招不來麾不去伏節死義而後已固不貴廉隅
自守號稱伯介也沉酣六籍涵泳道腴探禮樂之大
本會同異之攸歸歸然爲一世宗儒固不貴記誦詞
章傲睨自雄也視消息盈虛之理爲吾政變通之宜
培植基本以長我王國又不在乎區區簿書之精法
理之能也之三者廷秀固其所已然擴充其所未然
宜無不至矣異時入秉鈞軸追配前人如純仁之於
仲淹公著之於夷簡世濟其美流芳無窮則非徒足
以酬一時群公之知而國家亦隱然有世臣之重
矣夫然後知上下人已之各盡其道也

送知事鄧文振致仕歸靖安序

幕官鄧文振氏來言曰紀年六十有四宦遊兩畿積
有歲月茲隨牒入蜀又四載矣茫茫病侵尋壯志衰謝
願告歸田里予進之曰子之官幸無他責盍持祿乎
曰非不欲竊升斗而終事太公也誠畏來歲無幾而
家指日家勤不能勝簿書儉無以助饋粥早夜以思
惟去之宜予又曰古者士有常產壯而仕老而歸授
牧里塾子弟化焉傳家於子洗腆具焉後世多以官
爲家罷則無所於歸故隱忍苟祿殆不得已子之歸
也其亦有以爲藉乎曰先人居家嘗爲萬石長宛州
教授府君我伯父也皆年幾九十而卒薄有田廬於
穰章之墟而詩書手澤尚存無恙倘微大夫之靈東
歸故里則率諸子姪勤力其中壯者務農畝秀者事
詩書庶幾得有所承籍而保先業於不墜紹緒組於
他日矣予察其自處素定乃曰子當道而許之然竊
因是重有感焉我聖皇仁覆天下加意吏治未嘗用
一淫刑行一重政士生斯世真千百載奇逢孰不有
共惟帝臣之願乎柰之何蜀去天萬里長吏偷安自
恣墨以敗類者多於是乎民皆有疾視之心而上之
人亦密爲法網而操切禁錮之吏始難爲矣吏旣爲

前人

之也難則民視之也易威權日輕豪猾得志凡吏之不能固心安意於職也明矣高者引年以決去卑者肆欲而一擲如是而望治效豈可得哉予忝司風紀思欲重長吏之權以固士心以善民志而未得其方寧不於吾幕賓之行而興無涯之慨哉文振諳歷世事書諾有年觀其自陳之言可謂知止而審處矣宜善自愛以厚風俗

名臣錄贊序

前人

昔晦菴朱文公脩宋名臣言行錄凡其立朝事君之節施政行事之宜與夫議論答問之大關繫無不具

載至潛溪宋先生作元名臣頌則取其功業學行擬入韻語雖詳畧不同然皆所以述當時得人之盛寓景行仰止之私而因以示乎後人也我朝長治久安名臣繼作功德之盛不讓古昔獨未有序而述之者夫雅欲私淑固不在於是然諸臣事行秘在國史學者失今無徵將歷世久而相去遠豈能盡得夫見聞之真哉韶生也晚膚淺無似每誦爲臣不易之語想像前輩不可企及屢欲錄而贊之未能成就蓋不惟不敢亦不暇也比者解憲西川將之廣藩寓舟東下荆江因記憶遠近名臣凡三十人人爲之贊具列

其誌銘狀傳等類於後以竊附大儒先生之意庶幾言行如在贊誦無忝所以師于後人有餘地矣嗚呼三十人者皆百年之英也建立於天造草昧之時遭逢于重熙累洽之世或美功業或全名節或以德行顯或以文章著或紆國難而濟時艱誠萬世之不可無者也韶不揣輒易成之僭擬之咎掛漏之實無所逃云其他名卿碩輔弗能盡知俟後求知而續焉非有去取也

文談類編序

周瑛

予少習文藝苦不得其門路嘗博採諸家論說而類編之以自軌範客有見之者曰文備兵也吾試與子言之左右定位奇正異用法也或左或右或正或奇幾也幾出無窮勢無定在若不乘其機而惟法是拘吾將見子爲人所擒矣予曰乘其機而不拘于法上也守其法而求合於幾決也上焉者兵之神次焉者兵之精神兵無敵于天下精兵天下未易與爲敵予素怯安敢廢法以論兵客笑而去書此冠于篇首

贈周僉事入閩提學序 前人

成化戊戌歲 朝命以南京吏部主事周君時可爲福建按察司僉事降璽書開諭君俾督諸郡縣學其

同年歲時所產也道闢之故實以贈之關之山發於
天師折而南趨其勢北高而南俯蓋如蟻聞如蜂
趨龍驤馬馳自天而下關之水隨山而出與山相
結縈山益峻水益駛每舉舟順流而下也如雷奔電
掣勢觀左右不可以瞬然而漁者終日而不投一竿
焉是時也水勢暴悍鱗介之屬從而去之矣及乎山
勢漸趨而淮相去數十里水匯為巨浸東合滄溟舟
不礙風或日行半程或一程然而龍蛇蛟龍魚鼈生
焉寶珠瑤馬沿河而收其利者蓋幾千百家矣又何
也水勢深廣不寒不燥激而鱗介集之矣君子觀夫
水而知為政之道乎閩為東南大州自唐常袞為觀
察時教民間子弟以文學而科目相傳至今益盛然
而橫鉤德色其希諄語使賈生生於今日又不但為
漢庭慟哭而已也君可不察之乎瑛聞學校者鄉邦
之式也身家者學校之本也君宜脩諸身以教諸家
脩諸家以教郡縣諸學由郡縣諸學以風動吾鄉邦
之人則人皆相觀而為善矣此其效不可朝夕致然
所獲者大譬如水勢深廣鱗介畢集收其利者不啻
千百家而已也苟或立已於峻峙威以繩其下今日
考其文字明日考其字畫苟不如意則飭屬而草率

之此其效可以立勃然不足為國得人是猶水勢暴
悍鱗介不游吾見漁者終不為下竿也君起謝曰吾
入閩觀夫山水而思子教言三年之後當有以復諸
子

皇華使節詩序

前人

古者行人使於列國列國之君饗之則相與賦詩以
見意大而解紛息爭戢戎紓禍小而通情結好承教
拜嘉其所賦詩皆取諸三百篇以其宜於事者為賦
故當時遣使必擇其習古能文者為之不文不遺也
後世此禮不講凡有燕饗優談伶語妄相詆譏如孔

道輔使金虜以宣聖為戲此其失在主也陶穀使江
南南人遣驛妓歌穀所賦詞此其失在客也凡此既
不足以息爭紓禍又不足以結好致嘉稽諸古禮是
為使事之累君子蓋羞道之 皇明御世天下一統
以詩書禮義陶化人心士使其間多習古能文而勵
廉耻之節弘治六年秋蜀憲王冕 天子有事於其
國命係定侯梁公往諭祭又擇通曉典故者相之時
盧陵王君壽以進士拜行人司副 天子若曰喪禮
之相壽也可與是君副梁公以行其冬抵蜀自始諭
祭以至卒祭無違禮國中每祭必有宴宴必備以幣

君皆辭之明年春禮成藩臬諸大夫饗之及旅君起求誨言諸大夫皆賦唐人雜體諸詩為贈瑛曰非古也於是左方伯韓公為四牡君曰豈不懷歸王事靡盬公所以悉鄙懷也敢以為謝右方伯鄭公為賦皇華君曰載馳驅周爰咨諏公所以教使臣也敢申以為謝憲使洪公又賦杖杜之首章及大東之卒章君曰兵疲於戍守民困於徭役大夫之憂也使臣歸當以上告天子然則論使事於三代之後若玉君者可謂習古能文者乎可謂行已有耻者乎而吾藩諸大夫所以處君者可謂慎於禮而不瀆乎眾謂君

行宜有贈瑛因譔次其事以為君贈

送常熟知縣鄧君考績序 前人

蘇為縣七常熟最大常熟為里若干為戶若干為財賦若干民多習筐篋學用以牽制上下一不得所欲則拊鍵抵牾以集甌故蘇諸縣重為常熟吾閩鄧君洪中以丙戌進士而出知是縣命下人難之君慨然就道既入縣西考圖籍計戶口定賦稅均徭役之數月民大悅繼而修學校治官府造橋梁築圩岸行之數月民大悅繼而扶寡弱鋤奸宄親良善行之數月民大悅他日邑大旱民相與言曰惟尹可以得雨君

為走赤日中望山川以拜汗披面如雨雨大至未幾太湖水溢壞民舍漂流牲畜田卒污萊民又相與言曰惟尹可以奠吾君君為延園蒿扶間問民疾若皆蒙慰而戶給之民賴以活太守嘗責君連慢君曰治民如治絲棘則勞邑民以秀麥來獻君曰造化偶爾吾何功焉余嘗笑經生為政每以詩書故迹而加之時孰能審其本末察其緩急如君者哉又孰能以誠格天以勤愛民如君者哉又孰能責之不怒諂之不悅如君者哉初君為政滿三載當考績去常熟民皆走御史臺借留之至是始行縣教諭黃君體勤乃疏

蒲陽文獻卷十

二十四

錦官賦別序

前人

御史大夫梁公撫蜀之三年天子下詔拜公南京吏部侍郎將行眾謂瑛宜贈言瑛聞天下人皆謂蜀樂土其人讀書知禮義易於為治今觀不然蓋蜀地廣民繁為俗龐雜與中州弗類其地踰雪山以西與土番相距山壁立如削驚濤怒濤走其下間為棧道綠山腹行僅一線若統御者無以制吐番死命則往

往據高扼險樅木播石開絕我糧運或呼群學黨操
甲嚮弓來攻我城堡我謀大舉則進退扼塞不可以
遲數年來軍勞於戍守民疲於供餉賦稅殫竭人力
重困可憂也公來未嘗一日安枕而卧公以爲守邊
莫先於養軍卹民譬如東垣論治病反覆以養胃爲
言蓋胃理則五臟皆理五臟理則百病不治而愈矣
公嘗發數萬銀分佈郡縣令積穀以備荒儉又發數
萬銀東路積穀于江油于安縣南路積穀于涪口將
募羗民轉輸以實于邊又議掣餘益以歲可得數千
凡沿邊城堡倉庾及棧道斷續皆欲以漸修理無非

清陽文獻卷十

十五

爲軍民計也其意以爲軍安民裕則虜在吾目中矣
此即東垣治病而先養胃之法也近有狂生憤吐番
侵暴乃上書請天子發兵致討廷臣移公議公曰
已之不治而謀以伐人非計之得也蓋公非不爲也
不遽爲也不遽爲而爲乃可以有爲也吁公意遠矣
公嘗愛瑛書見所謂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詩句
公爲說曰海闊矣從魚之躍然魚亦不能出於海之
外也天空矣任鳥之飛然鳥亦不能出於天之外也
據此而言則公襟懷中曠無不包覆而中間消息盈
虛之理操縱予奪之機又豈人所能盡識哉今公應

詔而往矣規畫潔而業未究恐喜事者不知東垣養
胃之可據而下峻削以爲醫醫又非地方之福也故因
公行述公所以治蜀之意以爲公贈冀以告諸國瑞
與吾人之等邊者若公自西徂東凡道路所經心目
所感中間可驚可慘可喜可念則有諸公分題賦詩
在

送林文華之南雍助教序

楊琅 見本傳

昔吾郡有歐陽詹生者開先闢士聞于中唐貞元間
爲國子監四門助教至今郡人稱鄉先生余友林君
文華尚論詹爲人而效慕之者頃由瑞郡文學終更

清陽文獻卷十

十六

造 朝得助教南雍余喜其學詹而其官又適與詹
同按詹平生只一命爲太學考之史集皆未有言其
所以教者韓吏部著何蕃傳載蕃爲諸生不爲非義
葬死者而字其孤又叱止六館士使不從朱泚之亂
詹高蕃卓行持昌言明爲仁勇余最愛詹此舉能彰
善而表賢是雖其教法已不傳而立教要領於此亦
足以觀矣君今蒞南雍也南雍群士如林必有學成
行尊如蕃等輩人君能求若人而推先褒獎之使生
徒知自激勵則爲教亦由是可同於詹焉昔人稱詹
事父母孝與朋友信義而又以爲愷悌謙儒動不踰

節君孝友施於家既無愧於詹信義乎於友又不歎於詹而其文雅溫淳冲讓居禮又多有如於詹者即既往而占方來考今日以合夙昔君茲行其終同於詹也必矣余以官同於詹而乏詹之道者久矣抗顏師席未能如君之善學詹因君行道其所以爲送行

送劉參政廷信之山東序 吳希賢

山東大藩也北控圻甸南枕淮海東南諸郡湖湘江浙以暨閩越交廣之遐凡以歲事至京師者川浮陸走率道于此以達不然則否余嘗謂京師之有山東

前陽文獻卷十

卷十

猶人身之有喉咽喉咽受病飲食且弗克四體雖精強將不可恃以安矧欲高枕而臥乎比歲山東郡縣雨暘弗若生民告饑流離轉徙道殣相望故以父兄妻子之戚亦不相保愛至有以餒而相食者夫民無食則饑饉則計出無聊意外之患將因以生今之喉咽之地不亦以病乎哉於是天子宵旰二三大吏相與戮力施舍已責務穡勸分以鳩其民而紓其患猶未已也復出內帑給犂牛與糧食天未悔禍方及有秋淫雨蝗螟交相爲瘡傳曰人衆勝天天不可勝如此將厭棄此方之民俾之辛苦墊隘而因以敵之

邪抑者人事之有未盡然邪今年春吾閩劉君廷信繇戶曹郎中出爲山東參政是時 天子念民瘼未瘳特詔吏曹簡擢以行夫喪亂之歲官必擇賢猶疾疢者之於醫必擇其良斷斷乎不可以或易也君才高而行潔學邃而識闊義在戶曹夙夜恪勤恒出其身以當難處之事利有所弗營勢有所弗撓時稱賢郎署者必曰劉君劉君然而盛名之下必無虎士盤錯之節方別利器茲行爲賢方岳於山東不亦可揀卜乎且君嘗爲我言揀荒之道當如揀溺蓋凡仁人君子之拯溺者憫其濱於死任奔盡氣雖濡手足弗憚方歲凶萬人之死命寔制于我當道者能人人如君弗憚於濡手足天鑒不遠雖或厭棄其民將無不可勝者况天之於民猶父母之於子詎忍終棄之而不可勝乎哉又况我 朝百年以來清穆之上愛民事天未嘗少有罪悔吾於是又知天以國家故於民有不終棄而無不可勝者去佔危即吉康俾京師安然得以高枕將不於茲行又可揀卜之乎余重君別故張之而觀其成且寓訊諸有位者相與勉焉

送雲南憲副林待用序 前人

林君待用在北京時與余居同巷時新筮仕爲刑曹

主事貧甚退食暇恒邀余過其家命酒觴余食惟肉
一樣無他品每仲秋斷壺其家人輒修之為茹及是
出以餉客凡聚會直至夜分爐寒炭弗繼窮僣僕拾
殘薪焚之以溫酒用是余有甃壺焚爐之作蓋紀實
也卿故間或饋小苞苴亦謝去弗受其清修苦節有
如此者語及時事頓蹙見于顏面成化間妖僧繼曉
巨璫梁芳相與為熒惑禁永昌以祈福時待用官副
郎乞斬僧與璫以謝天下既下獄人謂禍且不測待
用獨怡然如平常時賴天監其忠遂有雲南姚安之
貶未幾得賜環補南刑曹副郎余來金陵以地寒煥

蕭陽文獻卷十

三九

不時怕病公署間然惟待用時過從相慰藉又余性
悻直多過待用乃不鄙時加箴砭賴匡拯者為多然
則待用詎非余之所畏者邪 今上嗣位當道者請
獎直言敢諫之賢以開言路待用哀然居首於是遂
有雲南憲副之擢夫旌直以官同公寘之 天子左
右而乃出之夷僚之卿當道者之意吾固罔效知也
雲南去國萬里昨徵還而今復往豈食祿有恒所人
固敢致力邪將天欲遠夷知 朝廷有直臣而故僕
之往邪然而待用於此有不介之意焉於戲人之策
宦必先有所試而後可觀其成待用之成吾固有所

諺矣昔人有言保初節易保晚節難信斯言又不能
不為待用懼焉待用年未四十緋衣金馬位列藩臬
其晉晉者未可涯矣念相慰籍相指視以過茲別有
不能已於慨者詩有之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待用
其尚誦斯言哉

送大理彭公序

陳音

成化甲辰秋吾鄉彭公鳳儀以副都御史巡撫南畿
至則不以搏擊為能吏自不敢犯而民樂于時雍越
明年乙巳夏有大理卿之 召檄至遂自龍江登舟
北上卿邦仕南都者冢宰陳公司徒潘公而下相率

蕭陽文獻卷十

三九

具酒餞餞公于江潯俾音執爵獻言以為公贈音惟
自古名臣有學術則有氣節有氣節則有勲業是三
者不足縱使位極卿相亦何足取重於天下後世哉
公少穎悟於書鮮有不讀而學術高邁及科秋官遂
上疏極言時事嘗 詔下獄備荼毒出復言事下獄
以至于再三既而司臬西蜀司藩東廣復屢屢言
事其心惟欲保國衛民而不為身圖至遷官遐陬猶
以薄謹自怡海內士大夫莫不壯公之為人引領願
望若太山北斗頃蒙簡在擢任都臺付以巡行重寄
曾不旋踵復起為大理而置諸左右是則公之氣節

勳業可謂無負於所學而當時物論可謂無負於公
聖朝簡任忠良又可謂無負於物論之公此可以書
之竹帛而為天下後世道也大理以審刑為職刑乃
自古聖王之所慎者我 聖天子寬仁大度欲敷祥
刑以寧寰宇比年以來司刑大吏不能祇承 德意
休戚黷利民多顧于非辜而罪逆滔天者顧禁不敢
發一語以詰用致天渝地震歲凶民殍深貽 宵旰
之慮然則今日之召乎公不為無意而公之處此亦
必有道矣若夫捐壯志徇時好糊心俛首此則學力
不固者之所為曾謂公之賢而有是哉率爾狂言知
不足為公贈而公亦豈待言贈也夫

前附文集卷十

三十一

劉職方遣懷唱和詩序 前人

職方郎中劉君時雍頃嘗課屬吏懲其弗恪不便者
播飛語以聞 詔並下于獄越三日刑曹覈獄辭上
詔復時雍官而繩誣者以罪方時雍之入獄也嘗賦
詩二首以遣懷京國諸薦紳聞而和之者若干什彙
成巨卷予與時雍同登進士第同入翰林為庶吉士
素尊愛不遺閒嘗復觀是詩因作而嘆曰是非天下
之公也君子惟守其是者以防乎身未嘗以所遇之
夷險而一其心人之於君子亦惟取其素行之是而

未嘗以寵辱為軒輊今觀時雍獄中之作雍容清暢
不逾平日而其自守之孤介亦隱然自見諸君子屬
和之詩往往扶陽抑陰亦不以時雍之屯坎而改其
平生景仰之素持已取人之道於是乎兩得之也時
雍產于楚楚人善歌蓋有自來矣然陽春白雪之歌
和者絕稀屈原放逐行吟至設為漁父相問答亦未
免有孤知寡和之嘆鍾儀囚于晉操琴而鼓南音亦
未聞有和之者今時雍所歌有陽春白雪之調而和
者甚衆暫入于獄不信宿遂復其官與屈原終身廢
放者懸殊唱和諸作皆渾乎大雅而無復南北之音
之辯 聖明在上君子滿朝物論惟公而至治之音
奏焉此其可慶蓋不止文詞之盛而已予庸劣不能
和徒三復吟嘆而序以揚之

送監察御史陳君序

前人

皇明莅天下百年于茲道化昭融民物康乂 天子
罔盈厥功霄旰圖治曰格汝家宰惟茲御史秉憲
以釐百工肆簡多方多士行負過者用它厥官以毗
予治家宰祇承稽于衆得士之名氏以獻進士龍溪
陳惠啓順與焉 天子曰斯任匪輕知人孔艱姑試
厥猷為允若茲然後任之踰年家宰又簡厥職否以